

情蜜浪漫小说

KISMET® *Romances*

幽谷恋

BACK OF BEYOND



[美]雪莉·费依/著 徐希法/译

by SHIRLEY FAYE



幽谷恋

[美]雪莉·费依/著 徐希法/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迈托出版(远东)有限公司协办

(桂) 新登字 03 号

本书根据美国迈托出版公司
(Meteo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2年版译出

幽谷恋

[美] 雪莉·费依 著
徐希法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130,000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0册

ISBN 7—5407—1632—0/I·1064

定价: 6.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装帧设计 龚捷
组稿编辑 沈东子
责任编辑 张谦

- KISMET™系美国迈托出版公司的商标之一,现已在中国注册。
- 本书版权所有,书中的每一部分未经出版者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进行复制、改编或摘录,侵权必究。
- 书中人物纯属虚构,如有相似,实属偶然。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0)
第 三 章	(45)
第 四 章	(64)
第 五 章	(87)
第 六 章	(107)
第 七 章	(128)
第 八 章	(152)
第 九 章	(174)
第 十 章	(198)
第 十 一 章	(224)
第 十 二 章	(246)
第 十 三 章	(267)

第 三 章

德克萨斯，休斯敦

3月31日，凌晨3：25

一辆暗光浮动的黑色凯迪拉克高级轿车在后橡路边一幢豪华的大厦门前停了下来。车两边的防弹门自动打开，几个高大魁梧、面目冷峻的大汉从车上鱼贯而下。他们迅速而巧妙地在轿车与大楼入口之前占领了有利地位。

这些人与专侍总统的特工处人员尽管职责相同，但却又大相径庭。他们没穿三套件套装，代之的是随和的牛仔裤和T恤，一个个显得骨骼肌肉棱角分明。他们也不需要特制服饰来隐藏武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带武器。

尽管不带武器，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威力。

只有那些蠢笨无比、有勇无谋的家伙才会去惹这伙人。即使如此，他们目前最好还是三思而后行之。

杰斯·佛通一个人坐在暗处，等着信号而让他能下车进自己的房间。这样的场面尽管不知已经历过多少次，但这样的劳师动众仍让他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说是这么说，时间和环境还是证明了这种必要。只有当他的表弟托尼对安全非常满意了，他才能被允许离开那辆大座车。

一群疯狂的歌迷潮水般地拥在车道上。保镖们抵抗着他们的冲击。他们一边诙谐地开着玩笑，一边把杰斯的8×10英寸的舞台风采照散发给众人。托尼打开车门，杰斯轻松自如地走上车道，向着他忠诚的歌迷简单地说了几句，和男歌迷握手，和女歌迷拥抱，他享受着众人的拥戴和奉承。然后在托尼和另外两个保镖的陪同下，大步走进楼内。

直到电梯门在身后一关，这些围在明星身边的身材魁梧、面目冷峻的汉子们才能轻松一下紧张的神经。他们的责任就是在这种紧要关头保护住歌星不被过分热情的歌迷所伤。

托尼·佛通拧开直道顶层的电梯钥匙，然后有气无力地靠在电梯内壁上。噢，天哪！他已经筋疲力尽。如果他给累趴下了，杰斯肯定会被搞得狼狈不堪。

这次演出真是烦透了。托尼边想边用指头敲着电梯内壁。谢天谢地，总算结束了。杰斯现在也可以休整一下，没什么太要紧的工作。如果我不在，杰斯至少在六周内连他的小指头都举不起来。

托尼皱着眉头看着他的表兄。他不喜欢杰斯眼睛下面的黑圈，也不喜欢他面颊下方涂抹的一层淡淡的灰色，尽管是为了歌迷会而化妆。这个颌首缩肩的男人已经消耗到了极点。

托尼清楚这种透彻心骨的疲惫与厌烦支配着杰斯，但并不是带给他烦恼的根源。他无声地诅咒着所有的女人，其中更甚的是路易萨和他的祖母。诅咒路易萨，托尼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她是个只知掠夺的婊子，也理应将他的愤怒都迁到她头上。至于玛丽亚祖母，就另当别论了。

玛丽亚·佛通身材瘦小，忽闪的目光炯炯逼人，满头雪冠般的银发，是个受人尊敬而又

碎嘴的女人。她铁腕铮铮，控制着她的大家族，是个小暴君。杰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想要镇住她。

电梯门打开。托尼将脑海中有关杰斯问题的剖析抛到脑后，马上又进入警觉状态，回到他所扮演的角色之中。他负责他这位举世瞩目的表兄的人身安全。他打开公寓的门，拧开了灯，他的身体挡在杰斯的前面，并且飞快地细查了一遍室内。他满意异常。没有人进过起居室。于是他又蹑进了卧室。

一直陪在他身边的另外两名保镖夜间就住在阁楼内。从那儿，他们可以对电梯及杰斯的门口一览无余。除了哪个忠实的歌迷或有病的家伙向楼下的那伙人走漏风声，并有可能来扰乱明星的私人生活之外，谁都不知道他们住在这儿——安静而不冒昧。

杰斯·佛通走进室内。他脱下衣服，扔掉那些用以标志他公众形象的每一件服饰。他踢下长统靴，然后关上门。他活动活动脚趾——真高兴能摆脱这燥热的桎梏。

他摘下他的斯德特森帽子——每次演出他都戴着它，它能给他带来好运——抛到房子的

另一边。他搔了搔被汗水湿透的头发，然后挠得乱七八糟。那件镶着黑玉的黑色皮背心也扔到咖啡桌脚下。

杰斯真想脱下他那紧身的黑皮裤和长袖精缎衬衣——他的套装——但他太疲倦了。他叹息了一声，四仰八叉地倒在床上，闭上眼睛。

他意识到托尼还在其他房间里走动。他听到了锅碗瓢盆碰撞的咣啷咣啷的声音，他冷漠地笑了笑。托尼连厨房的壁柜都要翻翻，真是！

他的大脑随着托尼在房间内走动而产生一种莫名的愤懑感。他寻思，这对保安人员说来是必需的，但对他本人说来，他却恨之入骨！这可不是他希冀的生活方式！他的音乐应该带来娱乐，给的生活和他的观众带来快慰与幸福。可现在怎么会不对劲儿？他什么时候失去控制了？

一阵吵闹声慢慢地浸入杰斯睡意朦胧的大脑，他侧耳听着从他的卧室中传来的越吵越响的声音，暗中思索着他们为什么争个不休。室内除了他和托尼之外该不会有别人的。托尼到底在和谁大喊大叫呢？

他抬脚下地。是哪个歌迷千方百计进来了？他真不希望是这样！至少今晚，他没心绪来应付这种琐事！

“出什么事了？”他跨进卧室。他已作了最坏的打算来帮助托尼。他一走进去，就发现他宁愿见到或欢迎一位怒气冲冲的持枪男人，也不愿看到眼前的一切。“噢，是路易萨。”他盯着这个正与之闹离婚的女人，声音和脸上都毫无表情。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怒气。“我早该猜出来的。”他从肩膀上方用拇指打了个手势。“门在那边。”

等会儿他会问问这个几乎成为他前妻的女人是怎么进到他的房子里来的，然后再毫不掩饰地命令不许让她进来。但眼下，他需要把她弄出去，越快越好。

“别这么急吼吼的，杰斯。”她用她那极具诱惑、音色绝伦的声音说道，“想想你要送走的是什么？”她喃喃着，温柔而勾人。

杰斯的目光变成死灰，似乎在集结着一场危险的风暴。他凝视着这位娇小玲珑、满头乌发的女人——丝绸被单裹着她一丝不挂的胴体，动作中带着一副挑逗意味。她那令人垂涎

的曲线在卧室幽雅的灯光下摇曳生光。他辗转侧身，一条腿上上下下缓缓地伸曲。他只有畏缩。女人的温柔是一种陷阱。

“出去！”他粗鲁地命令道。

“杰斯！”她声辩着。

“好了，如果你还知道怎么做对你有所好处的话……”他生硬地打断了她的话音。

“你祖母要我来的。如果你将我扔到外面的夜里，你怎么向她交待？”路易萨又动作起来，让被单滑下，叫人无法不注目她那赤裸的胴体。

她的祖母！杰斯咬牙切齿地合上下巴。今晚可能是她——或不可能——把路易萨送到这儿来。是玛丽亚祖母干的。她和路易萨都像贼一样阴险。

真是太荒唐了！他永远也不可能再过 30 岁。而他的祖母还在试图安排他的生活！但无论如何，他还得说服她让她回去。这时路易萨在床上嘻嘻笑了起来。

“我去冲个淋浴。”他对托尼说道，把他的问题往后一甩，“叫她离开！”

“杰斯，你这混蛋，给我回来！”路易萨叫

道，继而听到浴室门砰地一撞。他不再搭理她的要求，于是她就转向了托尼。激愤在她面孔上消失了。她努力判断着她能将他推多远。

“你会把我扔出去吗，托尼？”她甜甜地咕哝着，“你是不是也要干件正派的事再离开？”

“亲爱的老表，”他慢声慢气地说道，“你根本就不懂‘正派’是什么意思。至于说我们之间到底谁离开，我想，你可以穿上衣服走，也可以不穿衣服，对我说来都一样。”

“休想这么干，表兄^①。”

她将绸缎被单再拉下几寸，整个乳房都露了出来，她乳头坚挺。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浴室的门，用一种近乎侮辱的淡漠的口吻拉长声说道：“他也不会。如果我是你的话，”他双手交叉，抱臂胸前，继续说道，“在他出来之前我会离开。”

路易萨站在那儿，只有屈从，她已忘记自己还赤身裸体。于是她开始穿上衣服。她的体型保持得相当完美，但她的内心却已经麻木了。她甚至还没意识到她的最新计划已经泡

① 原书中为斜体字，下同——译者注。

汤。而今晚偷偷溜进杰斯的房间也就是准备孤注一掷，打算在她认为她能控制的这一层次来和他接触。

让他们都见鬼去吧！她怒气冲冲，特别是我那至圣至爱的鬼丈夫！

她并非从内心诅咒杰斯下地狱。她关心的只是他的钱。如果不是为了那可爱的几百万块钱，她也决不会浪费时间。

她还没意识到会令她更为恼火的事呢，那就是她把机会都押到了杰斯身上，或是押进他对她彻彻底底的淡漠之中。

她干吗要签那婚前合约？德克萨斯属于公众的财产，她应该能……她耸耸肩，继而穿上那双异常昂贵的透明的长统袜。这是她专为今晚而买的。希冀能增加腿上的魅力和诱惑。她应该想得多一点。

她直挺挺地站起来，让那条丝绸和花边套裙从头上滑下。他们结婚后，她显得太愚蠢，但她应该吸取教训。如果她能将他拉回来——问题是何时才能把他拉回来——她应该更加小心才是。

路易萨抚弄着自己浑圆的臀部，把她那丝

裙子拉拉直。她并不打算一直呆在家里，杰斯整天东奔西跑，她就得死水般一动不动？这不可能。有这么多女人跟在他身后并且吊在他身上，她们不会跟她说他到底有多少女人。她需要证据。

下一次，她会考虑得更周到一点。她也永远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而在杰斯的床上和他那些被称之为保镖的俗气的大块头交欢。她穿上鞋子，转向托尼。他带着一种挖苦的嘲弄，作了一个扫地的手势，将她恭送出门。这头毫无礼仪、毫无教养的蠢驴：等她牢牢地占据杰斯的生活之后，她会让他瞧瞧哪儿是门。

杰斯走出浴室。路易萨在他房内留下的唯一的痕迹只是那若有若无的鸦片味。他猛地撞开窗户。酷热及潮湿厚重得几乎触手可及。这使他想起了他的妻子。路易萨今晚玩弄这种把戏到底想得到什么呢？

他转过身来，背对着大开的窗口，冷阴阴地盯着卧床。托尼已经用一条新被单换下了那条被弄得乱七八糟的被单。他笑了笑，想起了他的表弟。然后爬上床。杰斯·佛通，这位超级明星，成千上万的人崇拜的偶像，脑袋还未

沾上枕头，就呼呼大睡起来。

德克萨斯，休斯敦

4月8日，上午9：30

“嗨，厄尼，”达妮·爱尔华斯走到一个烟雾弥漫的阴暗角落，坐到凳子上，她向酒巴侍应打着招呼。

“是达妮，”侍应手里端着吧台的布头扔到一边，把酒杯放进冰桶里，然后拿了一瓶桔汁，“您要来点伏特加吗？”

达妮摇摇头，笑着说：“我看着吧台后面这个矮小的男人，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地例行公事，他问问我。”

那年轻男人给她倒好桔汁，然后笑了笑，“总会有个晚上你会令我俩惊奇的。”

“不会的，厄尼。”她使劲摇头表示否定。她杯底朝天，渴极了似的喝着，同时，无意识地倾听着瓷器的碰撞声和人们窃窃交谈的低语声，时而爆发出一两声大笑——所有这些都是西格内特礼拜五晚上最正常的响声。她作为休斯敦加乐里亚地区私人夜总会的半个所有人已有半年多了，闭上眼睛也能说出晚上是否井然

有序。今晚，除了四号桌上抱怨一块牛排烧得“太嫩”之外，一切都平静如故。

“见到过鲍勃吗？”她饮干最后一滴桔汁后问道，“快该上去了。”

“他在办公室里。”

“谢了，”达妮滑下凳子。

“和格兰·米歇尔在一起。”

“格兰·米歇尔？”达妮迅速转向厄尼。

“格兰·米歇尔在这干什么？”

“来揍我。”他耸耸肩，“干吗不去问他自己？”

“我就去。”

当她出了大厅向办公室走去的时候，她担心地直蹙眉头。杰斯·佛通的经纪人到西格内特来干什么？米歇尔就像他所代理的那个明星一样引人注目。他只经管杰斯·佛通，这在娱乐界已成共识。那么他来这儿干吗？他是不是想另攀新枝，寻找别的代理人？一种无法言传的恐惧感袭遍她的全身。

鲍勃已经显得老态了，但他还是不服老。他的血压总在上升。他不能再在这条路上经受磨难。这就是他们用所有的积蓄合伙买下西格